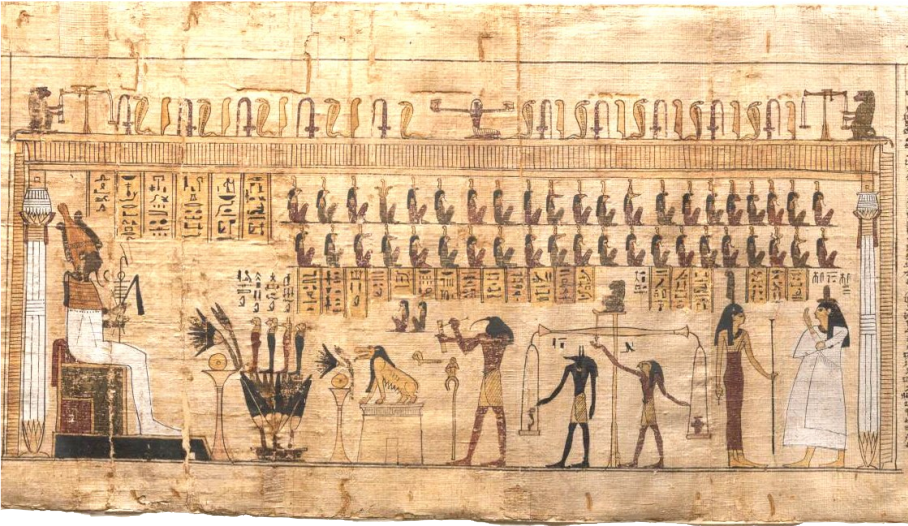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地图

WORLD LITERATURE MAP



埃及纸莎草画《亡灵书》

本期文学地标：埃及卢克索

迷失在神庙和石柱之间

□李 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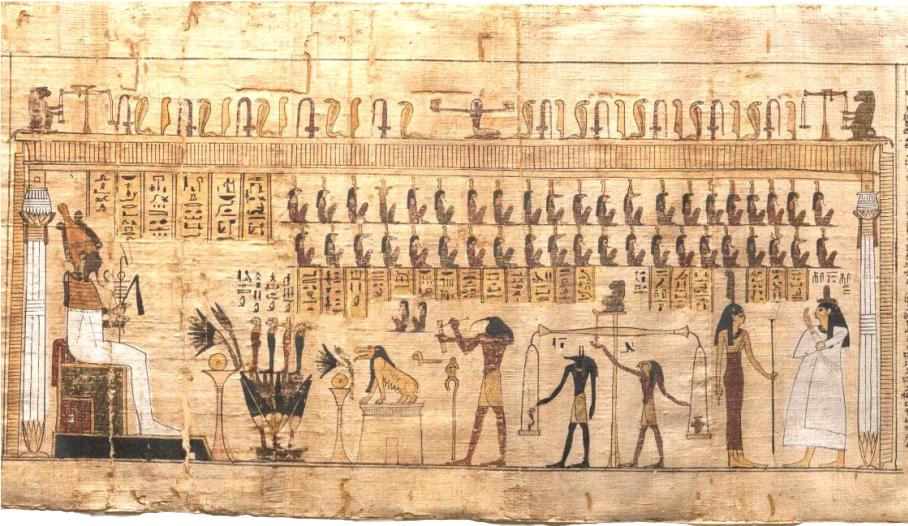
“没到过卢克索就不算到过埃及。”我在做埃及旅行攻略的时候总是看到这句话，所以，在参观完首都开罗后，我便搭乘飞机前往卢克索。卢克索也被称作乐蜀，古称底比斯，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间，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接近10万，各地的黄金白银聚集于此。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将卢克索描绘为“财富之城”“百门之都”。尼罗河穿城而过，将卢克索一分为二，古埃及人信奉人的生命与太阳东升西落的轨迹一致，故东岸是神明和生者的乐土，有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西岸是亡者和灵魂的归宿，有帝王谷、哈特谢普苏特神殿和门农巨像。东西两岸距离并不远，景点相对集中，若是走马观花，一天内也可以匆匆看完。除此之外，既然来到卢克索，当然要体验一下热气球。凌晨四点左右跟着向导来到岸边，坐船过河后在一片空地上等候，四周满是准备升空的热气球。伴随着热气球的起飞，太阳从地平线浮出，天色一点点亮起来，热气球经过帝王谷和太后谷，经过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经过郁郁葱葱的田野和星罗棋布的村庄，从上空俯瞰这座露天博物馆之城也别有一番特色。卢克索有着世界上最美的露天博物馆之称，1979年，“底比斯古城及其墓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漫步在卢克索，置身于神庙里，迷失于石柱间，抬头仰望方尖碑，低头走进陵墓深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古埃及的悠久历史与璀璨文明。

从诸神时代到法老时代

东岸的卡纳克神庙始建于约公元前20世纪，神庙内有大小20余座神殿，气势宏伟，令人震撼。神庙里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多柱大厅，134根石柱分16行排列，每根高达21米，直径5.4米，柱身布满浮雕和铭文，柱头被雕刻成盛开的纸莎草花的形状。每逢天气晴朗，太阳光线从缝隙间倾泻下来，在石柱上形成斑驳光影。埃及神庙很少是孤立的，往往被一些附属建筑包围，比如在卡纳克神庙里有一片圣湖，面积近1万平方米。圣湖总是和创世概念联系在一起，太阳神于时间之初从原初水域中出现。卡纳克神庙供奉的“底比斯三神”是由古埃及太阳神拉与底比斯地方神阿蒙融合而成的“阿蒙·拉”神，以及其妻自然神穆特、其子月亮神孔苏。

谈起古埃及，则不得不提一提埃及诸神。阿图姆是埃及神话中的创世神，但后来对太阳神拉的崇拜盛行后，阿图姆渐渐与拉融合。太阳神早晨的名字叫凯布利，是一个圣甲虫的形象，中午的名字是拉，晚上是阿图姆。太阳神拉从口中吐出了一对兄妹，分别是大气之神舒和空气女神泰芙努特。舒与泰芙努特结合，又生下了大地之神盖布及天空女神努特，创造了天地。这两位又生下了奥西里斯、伊西斯、塞特、奈芙蒂斯四位重要的神。在埃及神话中，最为经典的一个故事围绕这四人展开：塞特嫉妒哥哥奥西里斯，便将其陷害致死，伊西斯苦苦寻找丈夫并帮助其复活，复活后的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生下一子荷鲁斯，荷鲁斯长大后为父报仇，杀了塞特后登上王位。

复活后的奥西里斯成为冥界之神，头戴阿太夫冠，留着长长的胡须，一身绿皮肤或黑皮肤，手里拿着钩形赫卡权杖和连枷。埃及最常见的伴手礼是纸莎草画，上面画着《亡灵书》。《亡灵书》又叫《死者之书》，记载了古埃及人关于死后获得永生的操作方法和咒语。在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的审判大厅是决定能否重获新生的地点。大厅中央放着一架天平，一端放着象征正义的玛特羽毛，另一端放上亡灵的心脏，如果心脏重于羽毛，那么亡灵就失去了重生的机会。称心仪式的场景算是纸莎草画上常见的绘图之一。



埃及纸莎草画《亡灵书》

荷鲁斯成为古埃及神话中最重要、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其形象是鹰头人身，头戴上下埃及双冠，后来的埃及法老戴的就是这种王冠。在古埃及陵墓的随葬品中经常能看到四个罐子，这些罐子叫作卡诺卜坛。卡诺卜坛是制作木乃伊时专门用来存放死者内脏的容器，分别存放死者的肝、肺、胃、肠，以供来世使用。四个罐的盖子分别是人首、狒狒首、胡狼首、鹰首的形象，象征着荷鲁斯的四个儿子，他们被视为死者内脏的守护神。除此之外，托特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玛特是真理和秩序女神。荷鲁斯把王位传给了托特，托特又把王位传给了玛特，接着又分别传给了11位半神，直到最后由人类的国王接着统治，埃及历史从此由神话传说进入到法老统治的时代。尽管直到第二十二王朝以后，“法老”作为国王

的尊称才真正确立并开始流行，但是人们习惯于把所有的古埃及国王统称为法老。古埃及历史可划分为30个王朝，并归类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大的历史分期，这三个大的历史分期又被进一步细化为：前王朝、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国。卢克索的鼎盛期始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阿赫摩斯一世被认为是该王朝的创始人，他在阿拜多斯为自己和妻子建造了金字塔陵墓作为衣冠冢，这也是古埃及人修建的最后一座金字塔建筑。此后新王国时期的国王开始在西部沙漠边缘处修建自己的陵墓，也就是今天供游客参观的帝王谷。

帝王谷的不同陵墓用“KV+数字”进行编号。“KV”是帝王谷英文“Valley of the Kings”的缩写。19世纪前半叶英国人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如此编号后就一直沿用至今。帝王谷共六十多个陵墓，其中包括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二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著名的法老。在这些陵墓中最大的一座是第十九王朝塞提一世陵墓(KV17)，从入口处到最后的墓室，宽210米，高45米，巨大的岩石洞被挖成地下宫殿，墙壁和天花板布满壁画，也被看作装饰最精美的陵墓之一。图坦卡蒙陵墓(KV62)因“法老的诅咒”的传说而有名。1922年，在卡纳冯伯爵的资助下，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现了图坦卡蒙陵墓，挖掘出近千件精美珍贵的陪葬品。然而，没过多久，卡纳冯伯爵暴病身亡，一度被当时的媒体大肆渲染，大大增加了图坦卡蒙法老的神秘性。最长、最深的坟墓是图特摩斯三世之墓(KV34)，图特摩斯三世以尚武著称，号称“古代世界的拿破仑”，是他让埃及从一个地域性大国变成了一个洲际性帝国。

图特摩斯三世打下来的江山又往后传了几代，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埃及继续保持强盛和繁荣。没有内忧外患的困扰，阿蒙霍特普三世便将热情挥洒在建筑领域，其中包括位于卢克索西岸的门农巨像。这两尊巨像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坐像，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朝向东方的河流。在他双腿旁边的宝座上，还刻有两尊较小的人物雕像，分别是他的妻子和母亲。巨像的所在地原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神庙，如今只剩下一片遗迹，巨像本身也几经风化，变得面目模糊。公元前27年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此后每天黎明时分，人们会听到巨像发出声音。“门农的声音”的传说开始在埃及内外广为流传，人们认为听到它的声音会带来好运，于是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一睹门农巨像的真容。公元199年时，罗马皇帝下令对门农巨像进行整修，工程结束后这两座巨像便不再“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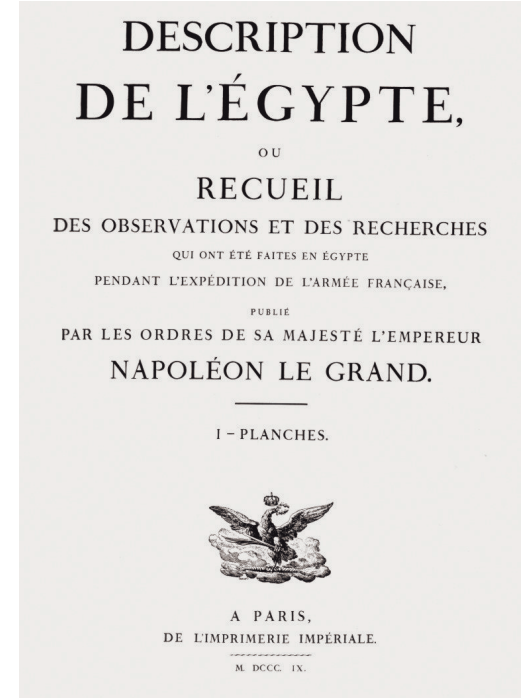
坐落在西岸的哈特谢普苏特神庙吸引着无数游客。哈特谢普苏特，在古埃及语的意思为“最高贵的女士”，她是第十八王朝的第六位法老，也是古埃及历史上著名的女法老。她在位时间长达22年，其间埃及政治社会稳定，市场经济繁荣。哈特谢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她原本有三个兄弟，但是在图特摩斯一世去世前，两个正室兄弟已经先后去世。根据埃及王室的规定，轮到庶出的儿子继承王位，但前提是他也必须先迎娶同父异母的妹妹。就这样，年仅12岁的哈特谢普苏特成了王后。图特摩斯二世疾病缠身，治国的重任就落在了王后哈特谢普苏特的身上。图特摩斯二世仅在位3年就驾鹤西去，王位由他与王妃所生之子继承，也就是图特摩斯三世。由于继位时只有10岁，哈特谢普苏特便以母后的身份成为摄政王，继续掌握着国家的大权。

受当时环境所限，哈特谢普苏特需要借助神话故事来稳固地位，她宣称自己是“阿蒙·拉”神的女儿，代表神的意志来统治埃及。执政期间她总以男子打扮示人，她的雕像也基本上都是戴着象征法老的胡须。在哈特谢普苏特执政到第22年的时候，图特摩斯三世发动政变夺回了王位，并开始了对哈特谢普苏特的报复，下令销毁和她有关的痕迹。此后各大神庙里看不到她的雕像，历史资料里也少见她的身影，哈特谢普苏特从此以后便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挖掘文物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哈特谢普苏特存在的证据，女法老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埃及和法国撞击与交融

1798年，法国督政府授命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法国发起这场战役的目的，一是为了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开辟一条新战线，继续与英国对抗，二是为了将年轻轻轻、野心勃勃又备受欢迎的拿破仑赶出欧洲。5月19日，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法国南部的土伦启航，400多艘船上载了4万名士兵和1万名水手，此外还有一支由167名科学家、工程师、绘图员、建筑师和博物学家组成的科学与艺术委员会随行。法军在6月攻占马耳他后，于7月2日抵达并占领了亚历山大港。7月21日，法军在金字塔战役中击败了马木路克军队，并于次日在开罗安顿下来，计划开始一场征服全埃及的行动。然而，英国早就开始密切关注法军的动向，8月1日，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战役中被英国舰队摧毁，法军在埃及的处境岌岌可危，几天后，拿破仑悄悄启程返回法国，他任命克莱贝尔将军继任军队总司令，负责收拾在埃及的残局。

在此期间，8月22日，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成立了埃及研究所，由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蒙日担任院长，该机构旨在对埃及的历史、艺术、考古和文化加以研究。1801年8月，败北的法军在撤离埃及之际，英军要求没收他们在埃及的研究成果以及所发掘的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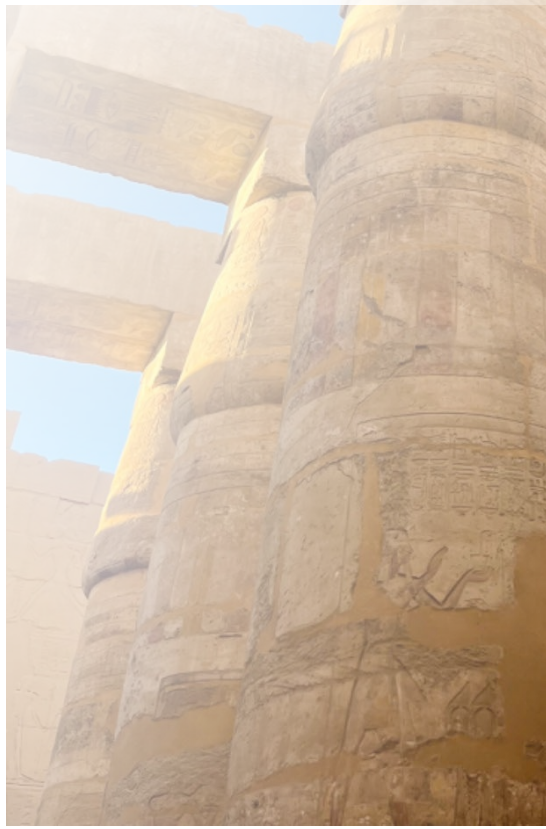
《埃及记述》法语版封面

物，法国科学家誓死捍卫，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法国科学家可以保留研究成果和石碑拓片，但罗塞塔石碑要归英国所有。1802年，石碑被运送伦敦，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罗塞塔石碑意义非凡，正是这块石碑帮助法国人商博良揭开了象形文字的神秘面纱，开创了埃及学。这次埃及远征的发现为欧洲的学术界和艺术界打开了一扇窗。1809年至1829年，回到法国的科学与艺术委员会花费多年时间编纂了巨著《埃及记述》，为之后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出生于1790年，年纪轻轻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语言天赋。1822年，年仅32岁的商博良根据罗塞塔石碑上的经文成功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因此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是打开古代埃及历史文化大门的钥匙，标志着埃及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商博良还说服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在卢浮宫开设埃及馆。1827年，埃及馆正式成立，商博良被任命为第一任馆长。在商博良的推动下，埃及馆的藏品日渐丰富。当时，埃及与法国合作开展考古发掘。根据合作协议，埃及将部分出土文物分赠给法国，收藏于卢浮宫。1831年，法兰西学院还专门为商博良开设了埃及学教席。只可惜天妒英才，1832年，商博良死于中风，享年41岁，葬于巴黎拉雪兹公墓。今天，法兰西学院的庭院中心还竖立着一尊商博良的雕塑。

如今，卢浮宫埃及馆已扩展到整整两层展区。埃及馆入口处摆放着一个人的雕塑，稍不注意就会从他身边经过，此人叫作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他出生于1821年，1850年就在卢浮宫埃及馆任职，而后在埃及度过了4年时光，致力于考古和挖掘工作。1855年，返回法国后，他被任命为卢浮宫副馆长。1857年底，马里埃特得到埃及总督赛义德·帕查的赏识，他重返埃及并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此后马里埃特定居埃及，次年他成功说服总督建立埃及博物馆，现在这座国家博物馆是埃及文物收藏最多的机构之一。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去世，埃及政府和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在埃及人建造的数百座方尖碑中，只有4座仍然矗立在埃及境内，大约21座在埃及境外，比如罗马乔万尼广场、纽约中央公园等。卡纳克神庙的哈特谢普苏特方尖碑是埃及本土现存最大的直立方尖碑。这是哈特谢普苏特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所建，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其王权的合法性。卢克索神庙距离卡纳克神庙不足3公里，两座庙宇南北相峙，由一条狮身人面像大道连接。卢克索神庙第一道塔门前曾经有



卡纳克神庙石柱

两座方尖碑，如今只剩下一座，高达25米，尤为醒目。另一座方尖碑在20世纪被运到了法国，坐落在巴黎协和广场上。

故事要追溯至1829年，埃及总督梅赫梅特·阿里决定将卢克索神庙前的两座方尖碑赠送给法国，以感谢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1836年10月25日，其中一座方尖碑被运往法国。或许是搬迁成本十分高昂，另一座方尖碑迟迟没有要搬运的迹象。直到1981年9月26日，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正式宣布，另一座方尖碑的所有权归还给埃及，继续留在卢克索神庙。作为巴黎历史最悠久的纪念碑，法国政府不仅为它制作了底座和金箔尖顶，还于2022年，即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二百周年之际，开始了修复工程，卢克索方尖碑“焕然一新”。今天，这座方尖碑和卢浮宫博物馆前的玻璃金字塔遥遥相对，将巴黎游客的思绪带到遥远的古埃及。

拿破仑远征埃及成为他生涯中的一个传奇，在此期间埃及风格也在法国乃至欧洲风靡一时，巴黎出现了开罗街、尼罗河街、达米埃塔街、阿布基尔街等。1798年至1799年间，开罗广场上还建起了一栋六层高的建筑，其装饰极具埃及特色：正面是壮观的哈索尔头像，上面还雕刻有一道门楣装饰，底层是开罗走廊的入口，两侧装饰有埃及风格的石柱，这里是巴黎最早的室内走廊之一，即使在今天，里面的店铺仍然让人联想到东方的集市。

位于马真塔大道的卢克索电影院是法国唯一一家以埃及风格装饰的电影院。它兴建于1921年，拥有1195个座位，立即获得了观众的青睐。二战后，电影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1946年，卢克索电影院的观影人数达到了近73万人次。1983年起，卢克索电影院经历了曲折复杂的一段时期，先后改成服装店和夜总会。直到2003年，巴黎市政府决定“拯救”电影院，开始了翻新工程，包括电影院入口处的埃及石柱都得到了精心修复。电影院主厅以埃及导演优素福·沙欣命名，其余影厅的设计也蕴含诸多埃及元素，比如参考了帝王谷的陵墓等。从顶层的露天吧台还可以眺望圣心大教堂，一览巴黎城市风光。

埃及旅行结束后，我回到巴黎又参观了几次卢浮宫的埃及馆，仔仔细细看了“盘腿而坐的书吏”等其他埃及藏品。我搭乘火车前往伦敦大英博物馆，在罗塞塔石碑前停留了很久。我飞到德国柏林，走进新博物馆观赏纳芙蒂蒂半身像。我还读了一些和埃及相关的图书，《埃及神话》《埃及诸神》《埃及四千年》《埃及通史》《古埃及史：从神话传说到王朝的兴衰》。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在卢浮宫学院艺术史课上老师介绍的古埃及艺术，想到了过去几年我陆续看过的和埃及有关的展览，无论是卢浮宫的特展“上下埃及的法老”，卢浮宫朗斯分馆的特展“商博良：象形文字之路”，还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特展“商博良历险记：象形文字的秘密”，法兰西西学院的特展“商博良1822年”，当时看不明白的展览一定不会白看，它们只是暂时储存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等待着被唤醒，这一次，埃及卢克索就是它们的催化剂。

（作者系法语文学译者，图片由作者拍摄）